



沈從文 著

# 月下小景

現代書局 版

## 題記

這祇是些故事，全部分皆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諸經。我因為教小說史，對於六朝志怪，唐人傳奇，宋人白話小說，在形體方面，如何發生，長成，加以注意，覺得提到這個問題的，有所說明，皆不詳盡，使人惑疑。我想多知道一些，曾從真誥，法苑珠林，雲笈七籤諸書中，把凡近於小說故事之記載，皆撥輯抄出，分類排比，研究其記載各種方法，且將牠同一時代或另一時代相類故事加以比較，因此明白了幾個為一般人平時所疏忽的問題。另外又因為抄到佛經故事時，覺得這些帶有教訓意味的故事，篇幅不多，卻常在短短

篇章中，能組織極其動人的情節。主題所在，用近世眼光看來，與時代潮流未必相合，但故事取材，上自帝王，下及蟲豸，故事布置，常常悉縱不可比方。祇據支配材料的手段組織故事的文體而言，實在也可以作為言「大眾文學」，「童話教育文學」，以及「幽默文學」者參攷。我有親戚張小五，年紀方十四歲，就在家中同他的姐姐哥哥辦雜誌，幾個年青小孩子，自己寫作，自己鈔印，自己裝訂，到後還自己閱諳。又歡喜給人說故事，又歡喜逼人說故事。我想讓他明白一千年以前的人，說故事的已知道怎樣去說故事，就把這些佛經記載，爲他選出若干篇，加以改造，如今這本書，便是這故事一部分。本書雖署明「輯自某經」，其實則祇可說是「惟就某經取材，重新處理」。不過時下風氣，抄襲者每諱言抄襲，雖經明白摘發，猶復強詞奪理，以飾其迹，其言雖辯，其醜彌增。張家小五是小孩子，既歡喜作文章，受好作品影響時機會必多，我的意思，乃在告他：「說故事時，若有出處，指明出處，並不丟人。」且希望他將各故事對照時，明白死去了的故事，如

何可以變成活的，簡單的故事，又如何可以使牠成爲完全的。中國人會寫「小說」的彷彿已經有了很多人，但很少有人來寫「故事」。在人棄我取意義下，這本書便付了印。

七月廿五青島

## 目次

題記	
月下小景	一
扇陀	三
慷慨的王子	六
醫生	一三
一個農夫的故事	二四
尋覓	五〇
獵人故事	五七
女人	九
愛慾	二二

# 月下小景

——新十日談之序曲

初八的月亮圓了一半，很早就懸到天空中。傍了省邊境田南來的橫斷山脈長嶺脚下，有一些爲人類所疏忽歷史所遺忘的殘餘種族聚集的山砦，他們用另一種言語，用另一種習慣，用另一種夢，生活到這個世界一隅，已經有了許多年。當這松杉挺茂嘉樹四合的山砦，以及砦前大地平原，整個爲黃昏佔領了以後，從山頭那個青石巉壁向下望去，月光淡淡的灑滿了各處，如一首富於光色和諧雅麗的詩歌。山砦中樹林角上，平田的一隅，各處有新收的稻草積，以及白木作成的谷倉，各處有火光，飄颻着快樂的

火談，且隱隱的聽得着人語聲，望得着火光附近有人影走動。官道上有馬頂鈴清亮細碎的聲音，有牛項下銅鐸沈靜莊嚴的聲音。從田中回去的種田人，從鄉場上回家的小商人，家中莫不有一個溫和的臉兒，等候在大門外，廚房中莫不預備得有熱騰騰的飯菜，與用瓦罐燉熱的燒酒。

薄暮的空氣極其溫柔，微風搖蕩大氣中，有稻草香味，有爛熟了山菓香味，有甲蟲類氣味，有泥土氣味。一切在成熟，在開始結束一個夏天陽光雨露所及長養生成的一切。一切光景具有一種節日的歡樂情調。

柔軟的白白月光，為位置在山岨上石頭碉堡，畫出一個明明朗朗的輪廓，碉堡影子橫臥在斜坡間，如同一個巨人的影子。碉堡缺口處，迎月光的一面，倚着本鄉寨主的獨生兒子儺佑；儺神所保佑的兒子，身體靠定石牆，眺望那半規新月，微笑着思索人生苦樂。

「……人生值得活下去，因為一切那麼有意思，人與人的戰爭，心與心的戰爭，到結果皆那麼有意思。無怪乎本族人有英雄追趕日月的故事，因為日月若可以請求，要牠停頓在那兒時，牠便停頓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」

這故事是這樣的：第一個××人，用了他武力同智慧得到人世一切幸福時，他還覺得不足，貪婪的心同天賦的力，使他勇往直前去追趕日頭，找尋月亮，想征服主管這些東西的神，勒迫牠們在有愛情和幸福的人方面，把日子去得慢一點，在失去了愛心為憂愁失望所囓蝕的人方面，把日子又去得快一點。結果這貪婪的人雖追上了日頭，因為日頭的熱所烤炙，在西方大澤中就渴死了。至於日月呢，雖知道了這是人類的慾望，卻祇是萬物中之一的慾望，故不理會。因為神是正直的，不阿其所私的，人在世界上並不是唯一的主人，日月不單為人類而有。日頭為了給一切生物的熱和力，月亮卻為了給一切蟲類唱歌，用這種歌聲與銀白光色安息勞碌的大地。日月雖仍然若無其事



的照耀着整個世界，看着人類的憂樂，看着美麗的變成醜惡，又看着醜惡的歸爲美麗，但人類太進步了一點，比一切生物智慧較高，也比一切生物更不道德。既不能用嚴寒酷熱來困苦人類，又不能不將日月照及人類，故同另一主宰人類心之創造的神，想出了一點方法，就是使此後快樂的人越覺得日子太短，使此後憂愁的人越覺得日子過長。人類既然憑感覺來生活，就在感覺上加給人類一種處罰。

這故事有作爲月神與惡魔商量結果的傳說，就因爲惡魔是在夜間出世的。人皆相信這是月亮作成的事，與日頭毫無關係，凡一切人討論光陰去得太快，或太慢時，卻常常那麼詛咒：「日子，滾你的去罷。」痛恨日頭而不憎惡月亮，土人的解釋，則爲人類性格中，慢慢的已經神性漸少，惡性漸多。另外就是月光較溫柔和平，給人以智慧的冷靜的光，卻不給人以坦白直率的熱，因此普遍生物皆歡喜月光，人類中卻常常詛咒日頭。約會戀人的，走夜路的，作夜工的，皆覺得月光比日光較好。在人類中討厭月光的祇

是盜賊，×地方土人中卻無盜賊，也缺少這個名詞。

這時節，這一個年紀還剛祇滿二十一歲的特主獨生子，由於本身的健康，以及從另一方面所獲得的幸福，對頭上的月光正滿意的會心微笑，似乎月光也正對了他微笑。傍近他身邊，有一堆白色東西。這是一個女孩子，把她那長髮散亂的美麗頭顱，靠在這年青人的大腿上，把牠當作枕頭安靜無聲的睡着。女孩子一張小小的尖尖的白臉，似乎被月光漂過的大理石，又似乎月光本身。一頭黑髮，如同用冬天的黑夜作為材料，由盤據在山洞中的女妖親手紡成的細紗。眼睛，鼻子，耳朵，同那一張產生幸瀾的泉源的小口，以及頰邊微妙圓形的小渦，如本地人所說的接吻之巢窩，無一處不見得是神所着意成就的工作。一微笑，一眨眼，一轉側，都有一種神性存乎其間。神同魔鬼合作創造了這樣一個女人，也得用侍候神同對付魔鬼的兩種方法來侍候她，纔不委屈這個生物。

女人正安安靜靜的躺在他的身邊，一堆白色衣裙遮蓋到那個修長豐滿柔軟溫香的身體，這身體在年輕人記憶中，祇彷彿是用白玉，奶酥，菓子同香花，調和削築成就的東西。兩人白日裏來此，女孩子在日光下唱歌，在黃昏裏與落日一同休息，現在又快要同新月一樣甦醒了。

一派清光灑在兩人身上，溫柔的撫摩着睡眠者的全身，山坡下是一部草蟲清音繁複的合奏，天上的那規新月，似乎在空中停頓着，長久還不移動。

幸福使這個孩子輕輕的歎息了。

他把頭低下去，輕輕的吻了一下那用黑夜搓成的頭髮，接近那魔鬼手段所成就的東西。

遠處有吹簫管的聲音。有唱歌聲音。身近旁有班背螢，帶了小小火把，沿了綢堡巡行，如同引導得有小仙人來參觀這古堡的神氣。

當地年青人中唱歌聖手的雛佑，唯恐驚了女人，驚了螢火，輕輕的輕輕的唱：

龍應當藏在雲裏，

你應當藏在心裏：

……

女孩子在迷胡夢裏，把頭略略轉動了一下，在夢裏回答着：

我靈魂如一面旗幟，

你好聽歌聲如溫柔的風：

他以為女孩子已醒了，但聽下去，女人把頭偏向月光又睡去了。於是又接着輕輕的唱道：

人人說我歌聲有毒，

一首歌也不過如一升酒使人沈醉一天，

你那傳了蜂蜜的言語，

一個字也可以在我心上甜香一年。

女孩子仍然閉了眼睛在夢中答着：

不要冬天的風，不要海上的風，

這旗幟受不住狂暴大風。

請輕輕的吹，輕輕的吹；

（吹春天的風，溫柔的風，）

把花吹開，不要把花吹落。

小詩主明白了自己的歌聲可作為女孩子靈魂安寧的搖籃，故又接着輕輕的唱

道：

有翅膀鳥雖然可以飛上天空，

沒有翅膀的我卻可以飛入你的心裏。

我不必問什麼地方是天堂，

我業已坐在天堂門邊。

女孩又唱：

身體要用極強健的臂膀擁抱，

靈魂要用極溫柔的歌聲擁抱。

碧主的獨生子籛佑，想了一想，在腦中搜索話語，如同寶石商人在口袋中搜索寶石。口袋中充滿了放光眩目的珠玉奇寶，卻因為數量太多了一點，反而選不出那自以為極好的一粒，因此似乎受了一點兒窘。他覺得神祇創造美和愛，卻由人來創造讚譽這神工的言語，向美說一句話，為愛下一個註解，要適當合宜，不乖失感覺所及的式樣，不是一個平常人的能力所能企及。

「這女孩子值得用龍朱的愛情裝飾她的身體，用龍朱的詩歌裝飾她的人格。」他想到這裏時，覺得有點慚愧了，口吃了，不敢再唱下去了。

歌聲作了女孩子睡眠的搖籃，所以這女孩子纔在半醒後重復入夢，歌聲停止後，她也就驚醒了。

他見到女孩子醒來時，就裝作自己還在睡眠，閉了眼睛。女孩從日頭落下時睡到現在，精神已完全恢復過來，看男子還依靠石牆睡着，擔心石頭太冷，把白披肩搭到男子身上去後，傍了男子靠着。記起睡時滿天的紅霞，望到頭上的新月，便輕輕的唱着，如母親唱給小寶寶聽催眠歌。

睡時用明霞作被，

醒來用月兒點燈。

碧主獨生子味的笑了。

『……………』  
『……………』

四隻放光的眼睛互相睇定，各安置一個微笑在嘴角上，微笑裏卻寫着白日兩個人的切行爲，兩人似乎皆略略爲先前一時那點回憶所羞了，就各自向身旁那一個緊緊的擠了一下，重新交換了一個微笑，兩人發現了對方臉上的月光那麼蒼白，於是齊向天上所懸的半規新月望去。

遠遠的有一派角聲與鑼鼓聲，爲田戶巫師禳土酬神所在處，兩人追尋這快樂聲音的方向，於是向山下遠處望去。遠處有一條河。

『沒有船不能過條河，沒有愛情如何過這一生？』

『我不會在那條小河裏沈溺，我祇會在你這小口上沈溺。』

兩人意思仍然寫在一種微笑裏，用得是那麼曖昧神祕的符號，卻使對面一個從



這微笑裏明明白白，毫不含糊。遠處那條長河，在月光下蜿蜒如一條帶子，白白的水光，薄薄的一層，增加了兩人心上的溫暖。

女孩子說到她夢裏所聽的歌聲，以及自己所唱的歌，還以為他們兩人皆在夢裏。經小碧主把剛纔的情形說明白時，兩人笑了許久。

女孩子天真如春風，快樂如小貓，長長的睡眠把白日的疲倦完全恢復過來，故她在月光下，顯得如一尾魚在急流溪水裏。

祇想說話，全是說那些遠無邊際的，與夢無異的，年青情人在狂熱中所能說的糊塗話，盡皆完全說到了。

小碧主說：

「不要說話，讓我好在所有的言語裏，找尋讚美你眉毛頭髮美麗處的言語！」

「說話呢，是不是就妨礙了你的詔諛？一個有天分的人，就是詔諛也顯得不缺少。」